



# 大明魔咒

## 魏忠贤

### 生死冤情

刘云生〇著

魏忠贤是小人、恶人、坏人，是竞争的短暂胜利者，也是最终的牺牲品；是皇权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是明朝的掘墓人，也是殉葬品。最后带着恶性标签沉潜于历史幽暗底层。

# 大明魔咒



刘云生◎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明魔咒魏忠贤 / 刘云生著.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62-1906-5

I . ①大… II . ①刘… III . ①魏忠贤 ( 1568—1627 ) —传记  
IV . ①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232906 号

---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乔先彪  
责任编辑： 董 理 周冠宇

---

书 名 / 大明魔咒魏忠贤  
作 者 / 刘云生 / 著

---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 100069 )  
电 话 / 010-63055259 ( 总编室 ) 010-63057714 ( 营销中心 )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 fz@ npc 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 19.75 字 数 / 222 千字  
版 本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

书 号 / ISBN 978-7-5162-1906-5  
定 价 / 48.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

## 代序：共同的罪与孽

在库朗日和格尔茨看来，历史从来不是一种自我沉溺或主观妄揣，而应当是曾经事件的本然再现( representation )或事实还原。一旦描述者、评注者渗入了自身的情感、价值，就会背离历史的本相甚至改写历史，陷入过度阐释（over interpretation）和不足阐释（under interpretation）的双重误区。最终，历史既非经验的再现，亦非理性的表征，要么成为自说自话的梦呓谵语，要么成为扭曲放大的零碎片段。

魏忠贤无疑就是这种“过犹不及”的牺牲品，成为历史话语权人黏贴标签的被动个体。

晚明以来，基于特定的政治需求，魏忠贤成为正反双方一力攻击的共同目标：清朝统治者为寻求自我统治的正当性论证，抹黑了天启皇帝、魏忠贤、客巴巴的政治三角；而汉族精英有感于江山易主，也将道德长戟投向魏忠贤及其背后的天启皇帝和客巴巴。双方共同的结论是：一个孱弱无能、酷爱木工活的工科男，一个淫荡不堪、作威作福的保姆，一个无恶不作、暴虐无道的太监，主导帝国的政治走向，帝国之舟的覆亡势不可缩。

一个小男人，一个老女人，一个不男不女的大太监，这是清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此后知识阶层对晚明帝国政治的经典布景和角色赋予。阴暗的背景、残虐的人性、离奇的情节，伴随着崇祯皇帝的悲号和随风旋转的尸体，催生了魏忠贤的个人前台和情景模拟。



但这种历史定格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魏忠贤为什么会成其为魏忠贤？

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两个角度：

一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催生了魏忠贤。天启皇帝的无限宠眷和信任，客巴巴的无“私”力挺、推举是魏忠贤飞升九天的最强劲动力。

这是历史的本相，无可置疑。

二是党争的反向促成。按照法律和“故事”，魏忠贤绝不可能暴得大位，权倾天下。

最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天启皇帝为什么非要将魏忠贤拔擢幽微？魏忠贤的成功得力于东林党和其他党派的门户之争。

“门户”，是妓女招徕客人的场域，是一个耻辱性隐喻。但晚明以来的竞争各派无一不是穿着道德铠甲、手握道德长戟。铠甲，用于自我保护；长戟，用于攻击他人。认人不理，干架不干事，吐沫横飞，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知识分子官员眼中、心中有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利害，缺乏的是原则大义。更可怕的是，努尔哈赤的步步紧逼不仅没有促成朝官的内部团结，反而滋生了新的利益纷争。

党争深度介入辽东战局，直接导致了帝国的覆亡。无论是东林党、阉党抑或其他各党，都是大明帝国的历史罪人，没有例外。

为个人或群体利益置国家安全、民族危亡而不顾，无论占位什么样的道德立场，都得承受共同的罪与孽。

狗咬狗引来了狼群，这是我党争的结论。

天启皇帝绝非低能平庸之辈，他超拔魏忠贤，其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党争，找一个能干事、敢干事的人。但他永远想不到，魏

忠贤也被拖进党争，被卷进了历史漩涡的底层，还顺带搭上了大明王朝。

但历史书写者的偏执立场无疑放大了魏忠贤的罪与孽，而选择性地忽略、减轻了阉党之外党派的罪与孽。

这无疑印证了勒庞关于“乌合之众”的判断：文明的动力永远不是理性，而是各种感情。最终，历史场景和角色的固化通过暗示、模糊记忆、非真实描述、感性直觉等方式诱发了集体幻觉，征服了理解力，窒息了判断力。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全景，而是别人希望我们看到的历史碎片。

这些碎片经过道德滤镜修饰、缀接、转换，导致了本相掩蔽，真相流失，成为道德版动漫游戏。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是为序。

刘云生

小谷围岛·排云轩

2018年12月29日

代序

共同的罪与孽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讲 文盲成了流氓 / 001  
第二讲 最后的赌注 / 010  
第三讲 老天开眼了 / 019  
第四讲 “傻子”的小算盘和大人生 / 028  
第五讲 河清有时 / 038  
第六讲 杀友夺“妻” / 047  
第七讲 耳光响亮和智慧比拼 / 058  
第八讲 至刚易折 / 068  
第九讲 宫廷版的农夫和毒蛇 / 078  
第十讲 炒绯闻和搞政治 / 089  
第十一讲 最毒不过妇人心 / 099  
第十二讲 奶妈政治 / 109  
第十三讲 麻雀变孔雀 / 119

- 第十四讲 异数和定数 / 129  
第十五讲 天才木匠的政治迷局 / 139  
第十六讲 黑白世界 / 148  
第十七讲 党争祸国 / 158  
第十八讲 认人不认理 / 168  
第十九讲 疆事大坏 / 177  
第二十讲 干架不干事 / 187  
第二十一讲 防腐剂变成腐蚀剂 / 197  
第二十二讲 阖党初兴 / 207  
第二十三讲 帝国首辅的悲哀 / 217  
第二十四讲 爬虫变魔兽 / 227  
第二十五讲 以火攻火 / 238  
第二十六讲 魔兽战团 / 248  
第二十七讲 衰残与傲诞 / 259  
第二十八讲 死亡连环扣 / 270  
第二十九讲 显戮与暗杀 / 281  
第三十讲 魔咒解码 / 292  
跋 / 303

## 第一讲 文盲成了流氓

公元 1644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最混乱的一年。

说关键，是因为中国历史由此改道，汉族江山易主，清朝入主中原；说混乱，这一年，真真假假的皇帝就有四个，分别是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大清的顺治皇帝，大顺政权的永昌皇帝李自成，还有一个占领成都的大西皇帝张献忠。

这一年还是相当怪异的一年。正月初一，本该是百官朝贺新年的日子，但北京城忽然刮起了沙尘暴，“飞沙咫尺不见，目无光”。沙尘暴飞扬肆虐，遮蔽了太阳的光芒。根据古代的天人感应学说，天象、国事、时运是紧密相连的。当时就有人掐指一算，认为这是暴兵破城的凶兆——大风吹动的不单是沙尘，还吹动了大明王朝的国运。

更诡异的是，按民间传说，这年春天，日月无光，白天天空一片猩红，晚上虽然星光灿烂，居然找不到北斗星的位置！<sup>①</sup>而在前一年，四川省南部县一个农民家的李子树上没有长出圆溜溜的李子，却爬满了细长粗壮的黄瓜，老百姓纷纷传言：“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说来也巧，到了 1644 年，也就是甲申年的春节，崇祯皇帝忧心忡忡，大臣们人心惶惶，李自成却兴致勃勃，在西安建国称帝，还向远在紫禁城的崇祯皇帝发出战书。两个半月后，李自成

<sup>①</sup>〔清〕彭遵泗《蜀碧》卷二：“日月无光，赤如血，仰视北斗，皆不复见。”



的大顺军队攻陷北京城，大臣们纷纷投降，崇祯皇帝自杀殉国。随后，清军横掠中原，马蹄声声，大明帝国灰飞烟灭。

对于大明王朝的灭亡，历史上向来歧见错出，各不相让。总括起来，有几种代表性的学说。比如气数已尽、财政枯竭、宦官干政、君臣不合、自然灾害，等等。

在笔者看来，各种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揭示历史的本相。

从外部因素考察，大明王朝确实是被天灾人祸压垮的。比如，连年旱灾，农民起义，外敌觊觎。从内部因素考察，大明帝国的覆亡不是因为没钱，而是肇始于两个关联性原因：一是人心丧失，代表时代良知和正义精神的知识分子阶层全盘陷落，一心向利，廉耻尽丧，加上宦官干政，官吏贪腐，贫富悬殊拉大，导致社会结构板状化，形成僵局。二是法律制衡功能丧失，法律、礼制、道德，通通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撕裂、抛弃，官员只顾结党营私，升官发财，保位求荣，西北的老百姓疲于奔命，挣扎求食，东南经济发达，富豪大族骄奢淫逸，老百姓歌舞升平，天下财产，既没藏富于国，也没藏富于民，而是集中到了极少数利益集团手中。

上述两个原因相互关联，但最根本的内因还是法律的崩溃。因为法律就是大坝的底座，大厦的基石，法律的崩溃必然导致吏治腐败、财政凋敝、民心丧失。

为什么法律会丧失权威？因为法律已经沦为少数人的特权和工具！这些掌握法律解释和适用话语权的特权阶层，要么无视法律的存在，要么凌驾于法律之上，要么枉法悖礼，将法律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

最典型的就是宦官干政。说起来，大明帝国刚刚建国的时



候，开国皇帝朱元璋就一直担心老朱家皇权的寿命。朱元璋请教足智多谋的刘伯温。刘伯温不敢正面、明确地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出了个谜语。

这个谜语实际上是一则预言，今天还流传在托名刘伯温所著的《烧饼歌》中。《烧饼歌》是一部隐语大全，对中华几千年的政治兴衰进行了全时段预测。说到明朝的时候，有两句话：“谁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

这八千女鬼是谁呢？为什么又有如此强大能量淆乱朝纲，破坏法制？

“八千女鬼”是个拆字谜，四个字合起来就是“魏”。天下姓魏的人多了去了，那这改变历史的人究竟是谁呢？

传说中刘伯温又做了第二次预言。说起刘伯温，正史上说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朱元璋把他比作天下第一谋臣张良；老百姓却把他和诸葛亮相提并论，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据说，刘伯温还注释了唐代流传下来的一本奇书，名气远远大于《烧饼歌》，叫《推背图》。《推背图》第三十一象的颂词有四句：

忠臣贤士尽沉沦，

天启其衷乱更纷。

纵有胸怀光坦白，

乾坤不属旧明君。

这颂词不仅指出了明朝灭亡的必然命运，还把天启皇帝和淆乱朝纲人的名字点出来了。八千女鬼是“魏”，加上颂词的隐语，这人就是天启年间著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提督——魏忠贤！

我们必须阐明立场，什么刘伯温，什么《烧饼歌》《推背图》，



什么隐语哑谜，都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历史解释，算不上正史，更不是历史的本相。但却通过民间的独特角度为我们解读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和立场。

魏忠贤在历史上可谓大名鼎鼎，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这名字都如雷贯耳；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他都是断送大明王朝国运的罪魁祸首，成为邪恶、暴虐、阴谋的代名词。

那么，历史上的魏忠贤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魔力，能将一个强盛的帝国推向穷途末路？

说起魏忠贤，有三大谜底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全面解开。

第一大谜，魏忠贤的身世。按理说，一个人的身世显赫不显赫是一回事，但总得有父母祖先。遗憾的是，魏忠贤连自己的亲爹都搞不清楚。至今，我们能找到的说法有两种版本。一个是江湖版，著名代表是流行小说《梼杌闲评》，说魏忠贤的父亲有两个：生物学父亲叫魏云卿，是戏班的男神级演员，以前叫戏子；法律上的父亲叫魏丑驴，是山东的打把式艺人。他的母亲叫侯一娘，也是女艺人，艳丽无比还风情万种。男神级戏子遇见女神级艺人，免不了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桥段和绯闻，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儿子。

另一个版本是魏忠贤的老搭档、老朋友刘若愚提供的。作为阉党，刘若愚本来应该被碎尸万段，至少也逃不了发配充军，但因为认罪态度好，有知识、有文化，所以将功赎罪，通过写揭发材料减轻自己的罪行，于是就有了一本书，叫《酌中志》。根据刘若愚的记载，魏忠贤的父亲叫魏志敏，母亲刘氏，两人都是农民。魏志敏拼死拼活赶不上小康，于是只身到城里打工，刘氏和魏忠贤留守在家。



两个版本孰真孰假？有的历史学者力挺《梼杌闲评》，说魏忠贤从小就淘气贪玩，长大后吃喝嫖赌，幸好英国人的鸦片还没过来，否则就是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了。如果是农民的儿子，有这本钱吗？更何况，魏忠贤人长得特帅，多才多艺，唱歌、弹琴、下棋、踢球，样样胜人一筹。那时候，义务教育都还没普及，农村更没有所谓的兴趣班、才艺班，两个农民，能生养出这样的儿子吗？

这说法不可靠。

第一，《梼杌闲评》流行于明末清初的民间，属于“小说家言”，人为编造、添加、想象的成分太浓，带有严重的偏见；而作为魏忠贤的心腹，刘若愚的《酌中志》算得上是最接近真实的记载。刘若愚可能在涉及罪行的时候美化、修饰自己，但在表述魏忠贤身世时，只需秉笔直书，没有必要去回避、隐讳什么。

第二，至于魏忠贤的四毒俱全所需要的花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是魏忠贤在家中属于最小的孩子，史书说他从小就百般伶俐，长得又乖巧，父亲打工的钱，母亲织布的钱，哥哥打工的钱，几乎都花在他身上了；魏忠贤成人后，自己还外出打工挣钱，只是这打工的工资从没进过家门。二是魏忠贤成年后结识的都是些社会闲杂人员，没有固定职业、固定收入，有事帮闲打杂、无事惹是生非，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尽管四毒俱全，但消费水平并不高。无非是别人吃香喝辣，鲍鱼龙虾，他们就坐大排档，吃烤串肥肠。

第二大谜，魏忠贤的姓和名。爹娘说不清楚，算得上是悲剧；如果自己姓甚名谁都是一笔糊涂账，那就是人生的惨剧了。很不幸，魏忠贤悲剧、惨剧都遭遇了。

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正史上没记载他的姓名。



根据《梼杌闲评》的说法，魏云卿和侯一娘，一个男神，一个女神，两人邂逅，不管是藤缠树，还是树缠藤，反正就意外地有了个儿子。还好，孩子的另一个爹刚好也姓魏，省去了侯一娘的麻烦，就给儿子取名魏进忠。后来，法律上的父亲魏丑驴被强盗所杀，为养家糊口，侯一娘又带着儿子改嫁到姓李的门下，魏进忠变成了李进忠。再后来，发迹后的李进忠，因为和皇帝奶妈客巴巴的特殊关系，天启二年，由皇帝赐名“忠贤”，恩准恢复魏姓，才算一锤定音，名归正传，然后就一举成名天下知。

第三大谜，魏忠贤的教育程度。为什么把这一点作为谜？因为在明代，魏忠贤沦为文盲很奇怪，既不是他的智商有问题，也不是他家穷得交不起学费。根据宋起凤《稗史》记载，魏忠贤从小“多机变，有小才”，但翻检正史、野史，我们发现，那时候虽然没有义务教育，魏家有田有地，算不上富足，但也不至于穷到几块老腊肉都送不起，古人把这叫束脩，也就是学费。唯一的可能解释是：魏忠贤从小被娇惯，野性十足，学堂不是他的天堂，游荡玩乐才是他的本行，最后成了一个野孩子。

不管怎样，结局是铁定的：魏忠贤是个文盲，并且是彻头彻尾的文盲，史书说他是“目不识丁”，以至于后来主持国家大政时，所有的奏章都要人读给他听。当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他对那些自命清高的高级知识分子充满了本能的排斥和仇恨。

三个谜说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出身草根的文盲，为何能够执掌国家政权，操纵帝国的命运？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深入帝国权力中枢的呢？

大凡起于草根的政治人物都是先立下大志向，再经过艰苦奋斗，遇上好机遇，最终功成名就。但这种奋斗历程不适合魏忠贤。

从各种史料来看，魏忠贤早年的人生目标很简单，就四个字：好玩、玩好。我们可以通过魏忠贤的早期人生经历概括他的四大显著特征：

第一，才貌双全。说到貌，魏忠贤绝对不是影视作品中的猥琐瘦削，史书上形容他“形质丰伟”，虽然说不上腹肌八块，但也长得壮硕，没有赘肉；身材挺拔，气质阳刚。说到才，各类乐器他都得心应手，流行歌曲张口就来，弹琴、下棋、踢球，更是样样精通。<sup>①</sup>此外，他还有一项特长，骑马射箭。刘若愚说他喜欢穿着流行时装骑马射箭，弓开弦张，一箭命中。<sup>②</sup>

第二，胆大气豪。有着过人的才貌，魏忠贤在乱世肯定是好汉一条，英雄一个。可惜生在歌舞升平的时代，这些本事除了自娱自乐，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但时代并没有改变魏忠贤的性格，底层的身世也没挫伤他积极自信的玩乐观。魏忠贤胆大气豪，史书说他无事可干，最喜欢的事就是赌博，豪气一来，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家无石米，却敢一掷百万，丝毫看不出是个贫家出身的穷光蛋，反倒像随意烧钱的土豪二代。<sup>③</sup>

纵览史料，像魏忠贤这类胆大气豪的人，历史上偏偏都能干出一番大事，要么是千古英雄，要么是一代权奸。比如五代时期的王建，从小无赖有胆，杀牛偷驴，贩卖私盐，被邻里骂作“贼王八”。偏偏他后来就当上了皇帝。

第三，机巧灵便。魏忠贤除了长得好、胆子大，还有一个性格特征，那就是善于观察，巧于应对。史书上说他“言辞佞利”“性多狡诈”，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神仙还

① 朱长祚《玉镜新谭》：“若其歌曲弦索，彈棊跳踴，事事勝人。”

② 刘若愚《酌中志》：“喜鮮衣駝馬，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

③ 朱长祚《玉镜新谭》：“有胆氣，日務樗蒲為計，家無担石而一擲百万。”



能讲一通神话，算得上是人见人爱，鬼见鬼愁，神仙见了绕着走。加上见风使舵，做事踏实，所以很快就从农村进入城市，毫无任何心理障碍地融入城市，到衙门当门岗、帮官员值闲差、帮财主收欠账，很快就如鱼得水，结交了一帮新朋友，丝毫不看不出城市病的征兆。<sup>①</sup>

第四，人格变异。按说有了上述三个特点，魏忠贤的人格结构应当超级正常并且异常稳定。但是，偏偏就这么一个人成了毁三观的经典代表。魏忠贤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大有问题。具体点说，就是有野心，没廉耻。早年被父母娇宠，长大了，做农活有力气，没兴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父母没办法，把他送到小城里去打工，但他偏偏又不甘人下，有点钱就花在赌桌上、妓院里，只要还有一个铜钿，也会邀约朋友到小酒店喝光吃光才高兴，还欠下一屁股酒债。

这样折腾不是个事。在魏忠贤 17 岁那年，父母为了让他收心过日子，给他讨了老婆成了家，还生下了一个女儿。魏忠贤的亲生父亲死了，现在的爹是后爹，能做到这份上已经很不错了。成了家，就该立业，不仅要养活自己，还得养活老婆女儿。但魏忠贤过的什么日子？史书上说他——

迷恋青楼翠袖之间，落魄无行，依人醉醒，不问妻子饔飧韦布，游手好闲，以穷日月。——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一

也就是说，不管有钱没钱，魏忠贤都离不开女人和酒，有钱自己出钱，没钱朋友请客。至于老婆孩子有没有吃的穿的，魏忠贤从来没心思过问，对父母尽孝，那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sup>①</sup>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一：“走入都门，竟趋豪家，效犬马之劳。时有爱之者，佐充部役长班，能迎合上人意，繇是，宠信承托。”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魏忠贤毕竟刚刚走上社会，收入必然不高，如此消费，会不会有压力呢？说有也有，说没有还真没有。说有压力，那是因为兜里经常差钱；说没有压力，那是因为魏忠贤从来都没因为贫穷发过愁。史书上说——

邀人豪饮，达日不休，以故囊无余蓄，恬不挂意。唯闻其叫啸狂跃之声，罕见其悲愁戚郁之态。——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一

魏忠贤挣那点钱，不是进了妓女的口袋，就是喝进肚子里。钱袋空空，一般人愁都愁死了，魏忠贤心理特别强大，不仅没有悲戚忧愁，反倒是狂呼叫嚣，玩得比谁都带劲。要说这世上有没有穷得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人，魏忠贤就算一个。当然，仔细找找，我们还能找出一些人，比如汉高祖刘邦，周太祖郭威，梁太祖朱温。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的性格即是他的命运。”一个草根，一个来自农村的小青年，不知辛勤创业，不知刻苦学艺，像这样成天花天酒地，嫖妓赌博，就算家有金山银山，也会败落的。成年后的魏忠贤如果就这样任性地活下去，估计也就是个文盲加流氓，最多能混个地方上的黑恶势力老大了事。

历史的荒诞就在于：当一个荒唐的人遭遇一个荒唐的时代，就必然会产生一个荒唐的结果。魏忠贤的荒唐行为很快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他的人生从此转向。

魏忠贤的放荡不羁会带来什么样的厄运？他又是如何摆脱厄运的束缚，实现命运的全新转换？